

# D·H·劳伦斯作品中的圣经意象

——从劳伦斯作品中看基督教对他的影响

◎刘文娟

(山东大学 山东·济南 250100)

**摘要** 《圣经》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劳伦斯这儿，圣经已经深入到了作品内部。他对圣经意象进行了再塑造等。本文结合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对劳伦斯作品进行分析，挖掘作品中的圣经意象，从而深入理解其思想内涵。

**关键词** D·H·劳伦斯 意象《圣经》

基督教作为西方文化的渊源之一，影响深远，从古至今，涉及到了西方社会的各个方面。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基督教有着不同的社会地位，但它的深层影响始终存在。在西方近现代文学中尽管阐述教义的作品已经荡然无存，但基督教的意识却影响了很多作家，从思想、结构、语言等更深层次中表现出来。在近代之后，作家对基督教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不再浮于表面的教义，而是深入基督教中理解它的内涵。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在《简爱》第二版《前言》中说：“对于在基督教世界出生和长大的人来说，《圣经》里的词句和节奏，也会印在他的脑海，成为他思想组成的一部分，以至于引用《圣经》词句的时候，都不知道是出自《圣经》。”可以说，基督教为西方作家提供了创作的土壤，对其文学的影响是始终存在的。

劳伦斯也深受基督教的影响，虽对基督教有着强烈的抵触情绪，但却对其有深刻理解和感受，能够敏感地觉察到它的弊端。劳伦斯自出生便别无选择的受到基督教的影响，长期受其熏陶，不知不觉的接受了基督教文化。所以，当我们在考察劳伦斯时，一定不能忽视基督教对他的影响。他主要是受到《圣经》的影响。《圣经》不仅仅是一部宗教经典，更是一部文学著作，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影响很大。劳伦斯极力反抗的是基督教的教义，对《圣经》更多的是欣赏。在他的作品中，隐含了圣经的神话结构、语言、隐喻、意象等等，充分吸收了《圣经》的成分。在接下来的文章里，笔者主要结合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对劳伦斯作品中几个较为典型的圣经意象做简要分析，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劳伦斯的思想内涵。

## 一、花园

首先，花园是与恋母相联系的。本文主要采取心理分析学的观点，从无意识角度理解花园的文化蕴涵。花园在希伯来语中作为阴性词使用，且《圣经》中伊甸园也体现出母亲形象的诸多特征如宁静平和、和谐温柔等等。荣格在论述母亲形象的表现形式时也提到过宁静的花园。弗洛姆也说过，花园是回归母体、再返子宫的无意识流露。“成年人还一直渴求回到孩童期以便得到母亲的保护……其中最极端的表现是渴

望回到母亲的子宫”<sup>①</sup>总之，花园中蕴含着恋母情结。而恋母是劳伦斯及其作品中人物的共同倾向，在其自传体小说《儿子与情人》中表现明显。对自然事物的天然喜好也是他潜意识中恋母情结的显示。作品中母亲出现时，往往与花园或鲜花联系在一起。在父母吵架，母亲被赶出家门后，自家花园里的母亲与花的描述充满了宁静与和谐，全然没有吵架的气氛。“群山、百合、房子和她似乎一同沉浸在昏睡之中。”<sup>②</sup>此外，小说不止一次提到花：保罗为母亲采花、买花；与密丽安去采野花等。可见对花园对花的偏爱是可以与他作品中人物的恋母相联系的。

其次弗莱在分析圣经文学时，曾将花园与女子的身体以及自然结合起来。在《圣经·雅歌》中这样写到“我妹子，我新妇，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把新娘与花园、泉水联系起来，而且在《雅歌》中已经有了某种性感因素。弗莱把“花园-女子身体”这一隐喻引申为另一种类型“两性的结合意味着人丁繁殖，而新娘的身子则比喻作葡萄园、花园、鲜花和春季自然的复苏”。<sup>③</sup>在劳伦斯作品中，女子以及女子的身体都被表现的很优美。相比男性而言，女性更具有生命力和自然气息。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厄休拉和古德伦都很率性大方，而杰拉尔德则空虚冷漠。在劳伦斯的性爱观中虽然有很明显的阳具崇拜，但他对女子身体的描写却也很唯美。在《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雨中的裸奔让人印象深刻，康妮“采着勿忘我、冠军花和风铃草，跑跑停停，望着他跑开。”<sup>④</sup>劳伦斯在作品中对自然之物给与了充分的肯定。性爱在长期的理性控制之下已经变形，失去了最初的快乐，而变得机械麻木，所以自然的性爱作为自然的变体之一而成为劳伦斯作品中主要描写对象，也因此备受争议。

此外，弗莱还常将纯洁性爱作为花园的隐喻之一。后人常将伊甸园看做是一种纯洁的象征。这种纯洁又总是与自然联系在一起。在《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康妮与梅勒斯的每一次性爱都是和谐自然的。“那种在男女之间建立起活生生联系的火热的血性之性”<sup>⑤</sup>，更确切的是“男人唯一神性活力的



古老而伟大的象征”成了拯救人类的方舟。于是，梅勒斯的树林成了劳伦斯为我们创造的一座现代伊甸园，一对恋人重演着《创世纪》中上帝的儿子和人类的女儿在一起时的情景。如弗莱所说，“从广义上说它是一种存在性的，它从人类的希望与恐惧的角度去把握人类的境况。”<sup>①</sup>

## 二、矿井

在劳伦斯的作品中，矿井或者煤矿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意象。一方面它表现了工业社会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表现了劳伦斯的黑暗意识。所以对这一意象，劳伦斯可以说是又爱又恨。这一意象与弗莱的洞穴意象有很多相似之处。在弗莱的理论里，洞穴与黑暗神秘、堕落、死亡、地狱联系在一起。矿井同样具有这些意义。矿井对他的影响要从他的家庭背景说起。他的父亲是一名矿工，长年在矿井下工作。他自小便对矿井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感。在《诺丁汉矿乡杂记》中写道：“每当我回想起童年的感受，总觉得有一种内在的黑暗中的光芒闪耀，就像煤的乌亮的光泽，他们在那里穿行并且获得自己真正的生命。”<sup>②</sup>“他一直未能摆脱煤矿给予他的那种神秘感，对他来说，矿井就是‘无意识’的象征。”<sup>③</sup>矿井给与他的那种神秘和黑暗意识使他后来变成了一个“堕入神秘主义的好人”。

在弗莱看来，“清醒的意识要比其更为压抑的形式服贴的多，因此，大多数权威的结构往往以它为中心并竭力使受压抑的冲动保持在压抑的状态。”<sup>④</sup>洞穴与潜意识之间存在着相同之处：黑暗、隐蔽、神秘。矿井显然在劳伦斯作品中充当了洞穴的意义。他曾经受到精神分析学的影响，且并不反对意识与无意识的对立，侧重挖掘人们的内在潜意识，表现被扭曲的人性和受挫折的本能，表现“另一种自我”。在《巴伐利亚的龙胆花》中黑暗几乎成了带有宗教迷狂般的性本能的直喻。除去与潜意识的关系之外，洞穴意象还代表着堕落与重生。弗莱认为，洞穴是一种下降的堕落意象，最早可以回归到伊甸园中亚当受到夏娃诱惑，吃掉智慧果。但在《圣经》叙事中存在着明显的“U”型结构，堕落之后便是回归上升，所以存在着“堕落—复归”的意义。在劳伦斯看来，矿山不仅是人类堕落的标志，还是人类重生的地方。所谓重生，便是从工业社会中摆脱出来，重新回到伊甸园的和谐状态。矿井这种转换体现在他对死亡的理解上。他认为，死亡是生命的另一半，不仅被转化为“一种活的东西”，而且“有真正的尊严和美”并“和生命一样被承认”。对生命或死亡的任一方过分崇拜都是对生死关系的扭曲。他认为只有经历过死亡或堕落的人才会得到重生。所以他一直充满希望，因为在他看来，堕落的人类总有一天会清醒过来，反思自己，从而会获得重生。

## 三、虹

在《创世纪》第9章第13到17节中出现了“虹”这一意象，它是神人达成和解关系的产物，是洪水泛滥之后的和谐。这个词在劳伦斯的文章中多次出现，不过不是代表神人和解，而是代表生命的最佳融合状态，尤其是指男女之间的和谐关

系，是一种灵肉统一的状态。他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当我仰望长虹/我所看见的是一只脚在女人的怀里/一只脚在男人的腰际/穹窿之脚/上帝靠它们支撑世界”。虹是一种在天空中会出现但却不持久的美丽事物，就如劳伦斯所追求的男女之间和谐关系一样，难以获得却可能会出现，这就决定了劳伦斯以性爱来拯救世界的难以实施。他的一生都在控诉工业社会对人性的压抑，寻求两性和谐的方法。劳伦斯观念中依然保存着原始的男性意识，在其作品中，只有女性完全屈从男性意志时，才能达到生命和谐本真状态。这可能与圣经中夏娃是取自亚当的肋骨一说有一定联系，可能他认为女性的柔弱屈从才是本真状态。但劳伦斯对女性的态度很复杂：一方面，他认为女性的强大是摧毁两性和谐的原因，所以在作品中，他极力想重塑男性尊严和潜在的性本能意识。在《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康妮“什么也同意，像一个奴隶，一个肉体的奴隶”；另一方面，他又热爱女性，在诸多作品中，女性形象一直是绚丽多彩，充满怜爱的。不过不管怎样，他一直在努力探索如何达到两性和谐的方法。《虹》就是他的一部探索之作，彩虹是小说的结构性意象，贯穿全文。关于小说中的虹，很多评论家都有论述。侯维瑞先生在《英国小说史》这样论述：“小说结尾凌空而起的彩虹象征着对未来新生活的憧憬，但这种未来像虹一样，也是远不可及、虚无缥缈的。”此外，王佐良、罗婷等人都对虹做出论述。劳伦斯在《袋鼠》中指出：“对他来说，虹始终是个象征——一个很好的象征，它代表和平，代表对宇宙和内心世界不可动摇的希望的美誉。”他清楚地知道要达到和谐状态是很难的，但他仍抱有希望，希望在人类堕落之后也能看到象征希望的虹。

D·H·劳伦斯作为20世纪初早期现代主义作家之一，充分展示了《圣经》对现代派作家的影响。诚然，《圣经》已经跨出了宗教典籍的范畴，走向社会的各个方面。在作品中，他吸收了圣经的意象、结构、故事等，而纯洁的性爱是他寻找到的重新进入伊甸园途径，虽有偏颇，但足以证明圣经对他的巨大影响。

### 注释：

①叶舒宪.圣经比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第16页.

②D·H·劳伦斯.儿子与情人.陈良廷,刘文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③诺斯罗普·弗莱.神力的语言——“圣经与文学”研究续编.吴持哲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8第217页.

④④D·H·劳伦斯.查特莱夫人的情人.赵苏芬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页,262页.

⑤D·H·劳伦斯.性与美——劳伦斯散文.黑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⑥诺斯罗普·弗莱.现代百年.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

⑦毛信德.劳伦斯.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2第12页.

⑧理查德·奥尔特顿.一个天才的画像,但是……冰宾东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第33页.